

說郛卷第十一

玉泉子真錄

五卷

唐無名氏

鄭公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卽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女所出會親族以託好逮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借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爲君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卽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沈徇之節使山北爲奴歸秦所害是日家宴旣歡且歌其詞卽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從打取莫遣兩分離其夕妾亦遇害

詞方驗云

以下四條
類本無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謔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忘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爾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爲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焉議者尤之

初製巾首輒先斫木爲模所謂其棺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爲之中尉者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爲羣折蒿剪楮卒成槍旆各

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令狐絢父楚鎮東平絢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絢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卻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絢卽命駕掩耳而去

劉蕡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旣懼卽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金華子雜編

二

南唐劉崇遠

官大理司直河南人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民心定天下之賦租稅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搔擾盜賊荐起六合岌

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僮孺多未識兵器州部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撓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歎之音謂極於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賦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茶苦猶甘薺焉

李景讓尙書少孤貧尊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者媼居東雒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墮僕修築次忽見一船槽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切未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旣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

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此條無

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統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稍近於美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龜值中紋名曰千里有通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

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

此條無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於淺瀨中得一小

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舡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舡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旣而話於海舡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歎不已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旣飛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梁椽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窠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許自窠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宰於晉陵琢時爲縣丞

云皆目之所覩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
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輟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
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亙天居
旬日間人聲漸傳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窠中卽
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裊褥藉之
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火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烈炬爍
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
天而去亦不損物然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燈下閒談

二卷 唐及五代異事

無姓氏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於妖亂志中中和四
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舡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
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構置取其裴氏
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

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
箋金杯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敲嬾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祇應將
淚比流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香
漠漠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
山頭似人石丈夫身上淚痕深其三舊常遊處徧尋看觀物傷情
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
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吟詠不輟一
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
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舡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
抱鬱塞之氣損具白之叟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并寶貨回卽發不
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
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
室若今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亦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

方合身首支離不唯戮及一身又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惑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恹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蹀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賚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纜虬鬚亦無蹤跡矣

清尊錄一卷

宋廉布

字宜仲
射澤人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之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旣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敍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

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
某再三謝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
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
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
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
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摔所藉稻橐而食
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槌踢者家人亟呼匠
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
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塾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
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
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勾闌遺小兒育以爲子數歲美姿眉民夫婦計曰使

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千萬錢耶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
飾其食飲眉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
成都教之新聲又絕警慧益閉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
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遊好事者踵門
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邛縣通判者來成
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
甚置酒會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
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名捕之亦久不獲時張子

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
有連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
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
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

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稍長所嫁亦貴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帘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妒悍自衒者皆羞伏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淡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媿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

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言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釋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加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相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匿生小室

中具酒肴俟之晡時狄氏襍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奉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醕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我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謹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髮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諤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後遣尼謝狄氏曰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處數年夫覺

閑之嚴密狄氏竟以念生病死予在大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生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今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遠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於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刼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過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

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勿從遂私約相奔牆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資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妓生遊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雙雙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愧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予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出入而取其

半息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乃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鄰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鄰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其喪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者也且曰小口死

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鄭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古玉條脫鄭心利之適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蹙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若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聊從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女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者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翼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

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僞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值赦得原而張實傷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興顧道尹京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飢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側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聘於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極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卽就地坐瞑目合掌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

獄屠鈞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通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快快雖兒子來立語遣去設一胡牀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中當有一綠衣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粗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皦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等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

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入及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凡七十三則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右此錄實山陰陸務觀所記也前人誤以爲廉宣仲紀述半村愈則大亦承前誤予嘗讀王明清揮塵錄有云近日陸務觀清尊錄載紹興間老內侍見林靈素於蜀道此最切著明清之父銓字性之務觀曾攜文謁之備見於老學菴續筆記中半村之言似無所據元統甲戌端陽王東識

意林

六卷

鬻子一卷

藝文志
云名熊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尙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如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而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忍忍之須臾乃全汝軀刀利刀利體體無爲汝開刀源泉混混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井

太公六韜六卷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人能行之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

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會於牆下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曷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

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陷乎

晏子八卷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

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斃耳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國
從狗門入今來使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言而信
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輪則不可馳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
於利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管子十八卷

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并年不聞

蛟龍得水而神立聖人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聖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聖烏合之衆初雖有鄰後必相妒雖善不親也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殺生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也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荀卿子十二卷

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災禍作矣伯樂不可欺一馬君子不可欺一人與人善言煖若綿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淺不足與測深惡不足與謀智坎井之蛙不可以與語東海之樂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聖及賢者不然

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請作蘭陵令因家焉爲李斯師

魯連子五卷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念不暇
緩也

文仲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
人師老君

水濁則魚噓政苛則民亂上多欲則下多詐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濟溺以金石不如尺素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斷水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鄧析子一卷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

范子十二卷

並是陸
驥所著

計然子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吳國公子也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名曰漁父

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同利也

掩目別白黑雖時而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胡非子一卷

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人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侵魯南境魯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草履之人一言卻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人固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子辛紂染崇侯也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纏子一卷

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偏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足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賢於聖人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須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與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繼育人垂雲而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尸子十二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鳴鶴之鷖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

韓非子二十卷

二柄刑罰也虎所以伏犬者爪牙也若去爪牙則伏於犬矣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飢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多少之心異也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

真宅太虛也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之石椁亦可唯所遇耳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願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拍其谷得鈇見鄰子無復竊鈇之容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其寤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

此言春秋
有是非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我悲人之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也

鷓冠子三卷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麋鹿之居可係而招此在上者有慈心

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三人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不出家仲兄親毫毛故名不出閭扁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王孫子一卷

衛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屢哭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哭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出金發倉粟以賑貧窮吾恐鄰國貪養賢者以勝吾也

申子三卷

名不害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慎子十二卷

名列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宗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相容也不聽不明不能王不替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一兔走百人追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燕丹子三卷

丈夫恥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

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面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鬼谷子五卷

抱薪赴火燥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此類相應也

智者不用其所短面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

尹文子二卷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以不慎
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盜盜
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云毆毆吏因而毆
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

陸賈新書二卷

陽出雷電陰成霜雪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
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智者通

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文公種米曾子牧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晁錯新書三卷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善爲政者土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飛鳥下及
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
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

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於楚不能無楚語

志有四具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以正朝廷之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言

呂氏春秋二十二卷

不章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如不見

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

櫻桃爲鳥所含故曰含桃

勇凶德兵凶器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非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

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

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涓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

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又必無不贖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

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淮南子二十一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狗捶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

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鳥號弓溪子弩不能無弦而射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多欲害義多愛害知多懼妨勇

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

天地雖大可以矩表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

風集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強哭者雖戚不衰強歡者雖笑不樂

漏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鹽鐵論十卷

相寬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飢親賢而不能用無益於削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於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

說苑二十卷

劉向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君王何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爲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故痛之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徧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法言十五卷

揚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有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地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太玄經十卷

揚雄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畫脂鏤冰與時消釋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舉網以網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

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踐一筐飯捐不食

蚊蟲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蟲有勢也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鈎無便也

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蝨在衣裳之內若螻蟻在巢穴之中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歲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秦王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王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亂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

正論五卷

崔元始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嘖賊而脅從黨成於下君孤於上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也

潛夫論十卷

王符字

昆弟勢疎朋友世親此人情也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貸財之益與貧賤交者上有振貸之費下有假借之損

風俗通三十一卷

應邵三國時人

俗說有功德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日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贈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日單衣故言匹

禮云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商君書四卷

以弱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肢
蠹衆則木折隙大牆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使見戰者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

阮子四卷

不樹者死無棺不蠹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纓君子暇豫則思義
小人暇豫則思邪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

正部十卷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士緯十卷

姚信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繪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
大

通語八卷

輪者車之跡，楫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抱朴子四十卷

葛洪丹書
勾容人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寸銷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蜎宛轉果核之內，

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荆山

是和璧所生。

大廈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于長川，則不及矣。

高巖將殞，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錐鑽不可剗割牛馬，而長於縫

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端之火勺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糜及其乘衝颺燎巨野奮
六翻陵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

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柂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持穢藪之芳蕙自非懸鑑誰
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

閹官無情不得爲貞倡優不飲不可謂廉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周生烈子五卷

字文通張角敗後天下
沒影故著此書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是墜

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
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事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荀悅申鑒五卷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仲長昌言十卷

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家美

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

輸其血氣

典論五卷

魏文帝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豔妻書戒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表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黑而以毀其形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苦窮富貴之階梯

宗祥案以上三條今意林載魂子中此似有脫

人物志三卷

劉劭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拔羣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

名奕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
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
可破而不可奪堅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
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

輔亂君

篤論四卷

杜恕字務伯
魏杜畿子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
志強而性弱

體論四卷 杜恕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汙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傅子一百二十卷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尙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謂之繡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珠無明月之稱

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瓦

豈有太乙之君坐于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于匹婦之室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盃之水尙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

唐子十卷

名滂字惠潤生
吳大元二年

舟循川則遊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洞達累學之功也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

秦子二卷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

之美備也

針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按其書晉人也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可得也
忿蝨焚衣其損多矣忿爨不熟椎甑而棄之損亦多矣

太玄經十四卷

漢國楊泉字德淵

強梁者亡偏強者折大健者跋太利者闕
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
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甌不取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毓
字仲

水性雖能流不道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在於竹
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徐偉長

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旌色益明
鐸聲益長所託得地而况富貴施政令乎

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

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理

萬機論八卷

齊漢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而殺之并害二子於義剛烈得寬死否答者云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也

法訓八卷

名周

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

念己之短好人之長近仁也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知舉能非有位也

相憎者能生無辜之毀相愛者能飾無實之譽

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

新言二卷

吳太常顯
撰字默道

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檢佞人之人然膏莫見其消也

鍾子葛藟五卷

名士季

珪玉棄於糞土鉛錫列於和肆觀者以鉛錫是真珪璧是偽膠之與漆合而不離煙之與水離而不合

典論十卷

陸景

榮辱所以化君子賞罰所以御小人受金行穢非貞士之操背主事仇非忠臣之節唯高帝用陳平齊桓用管仲耳
拘烏獲之手雖銖兩不能勝掩離婁之目雖嵩岱不能觀絆騷驥之足雖武步不能發斷鴻鵠之翮雖尋常不能奮

默記三卷

吳大鴻臚張
顯字子節

堯舜不化朱均使爲善瞽叟不能染重華使行惡

新言五卷 監立

鷲鳥之擊必俛其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者示之以柔迎之以剛見之以弱乘之以強烏鳶之卵不毀則鳳凰至誹謗之言不誅則忠言達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材之屋以突隙之烟焚

正書二十五卷 監准

交接廣而信衰于友爵祿厚而忠衰于君

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援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爾曾子曰教化始于童昏若欺之何以訓耶

正論十九卷 名與字

鳩抱鼠而仰號恐鷓鴣之奪也 鷓音玄 鷓鳥也

蘇子十八卷 名淳觀人也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炳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惡蛾眉士惡多口由來尙矣

典論十卷

陸景

周之管蔡秦之趙高其惡何比吾欲比之狗馬馬能致遠狗能伏狩吾欲比之虎豹虎豹則君子愛其文章吾欲比之烏頭附子則療偏枯之疾吾欲比之鳩鳥鳩鳥又能去公子牙而安魯國惟有青蠅蒼鼠覆國殘家可比

世要十卷

柳詒字元則
魏大司農

加脂粉則嫫母進蒙不潔則西施屏今學亦如此學之脂粉亦厚矣

伐一樹除一苗猶先看可伐而除之况害人而不詳審也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君子能修善而未必遇小人不能修善而未必不遇

中才之人智隨年長事以學增故年長則智廣智廣則見博

陸子十卷

名雲字士龍晉人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物動而變已彰未形而跡已朕絃在木而音和絲在繡而服美神觸物而機駭情遭變而思易

新論十卷

夏侯湛字孝若晉散騎常侍

爪生于肉去爪而肉不知髮生于皮去髮而皮不知萬物之在天地同爪髮之在身體皆統於神明不可亂也

擇才而官之則明主不畜不肖之臣擇主而事之則君子不事昏闇之主

析言十卷

張顯

枕仁義作筦箴食道德作梨棗古人有言君不稽古無以承大臣不稽古無以事君始皇李斯是也

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子撰晉國子祭酒

凡人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夫臨觴念戚則旨酒失甘對饗思哀則嘉餼易味

裘以嚴霜見愛葛以當暑見親

從山林視朝廷猶飛鴻之與雞鷺

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醜好相昭

獵者嗜肉不多于不獵者及其陵岡巒越溪壑而有遺身之志耳

干子十卷

名寶字令升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筮而灑雨者不過濡身

勢弱于己則虎步以陵之勢強于己則鼠行而事之此姦雄之才也亦且小人

新論十卷

華譚字令思仕晉

干雲之枝不育於丘垤之顛徑寸之珠不產于滄汗之渚

志林二十四卷

虞遠

東海之魚墜一鱗昆侖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孫子十二卷

名幹字奕公仕晉

教之治性猶藥之治病疾若倒懸而求藥於昆侖之山是身後也
大明光乎天燈燭何施焉時雨霑乎地灌溉何用焉

朱門之家鬼闕其室多藏之室人窺其牆

義訓十卷

名爽

衣溫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非仁也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借六合之耳以聽則八表之

音可聞

國無道而尸大位可恥也國有道而抱關擊柝亦可恥也

遊女見人悅之則自謂逾於西施桀紂見人尊之則自謂過於禹

湯

登高使人意遠臨深使人志清

諸葛子一卷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萌

要言十四卷

食穀鄙田衣帛笑蠶豈不惑耶

符子二十卷

名期

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焦者

神農本草六卷

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言嘗藥以救人命

相牛經一卷

寧威

相馬經二卷

伯樂

相鶴經一卷

浮丘公

司馬兵法三卷

穰苴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軍亂軍容入國則國亂用命上賞犯令上戮

孫子兵法二卷

名武

黃石公記三卷

與衆同好者靡不成與衆同惡者靡不傾
四民用虛國家無儲四民用足國家安樂

泛勝之書二卷

相貝經一卷

琴高

淮南萬畢術一卷

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塞針孔置水中則浮
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取大鏡高懸置水盆于其下則見四鄰矣

取沸湯置瓮中幕以新縑沈井中三日成冰

取鴻毛縑囊貯之可以渡江不溺

馬好齧人取僵蠶塗其上唇卽差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飲酒者一丸置舌下以酒吞之令
人不醉

博物志十一卷

張華字茂先

竹譜一卷

戴凱之

筆墨法一卷

章仲將

筆用羊青作心名曰羊柱以免毫衣羊青使心高並去其穢毛使
不髣茹也

新序三十卷

五教五卷

漢周

周髀一卷

夢書十卷

九章算法一卷

說郭卷第十一終

說郛卷第十二

悅生隨抄 一百卷

宋賈似道 度宗相 中興道人

予老來觀書輒多遺忘暇日隨所披閱約而筆之寢盈編帙因釐爲百卷題曰悅生隨抄起自國史傳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經既熟于誦說正史又廣于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比歲叨典史局遂得悉累朝之制度典章諸臣之論議風節紀纂一一專用自娛乃若百家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大槩非稍新于衆目則深會于予心去取之間此其義也至于清談雅謔又所不廢譬之端坐燕席而優伶時一雜進聊以取微中之一捷云半閒老人書

白景咸性鄙吝所至聚斂爲務家財累鉅萬未嘗輒有施與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品賓主共食之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

景咸徧閱囊儲景咸乃歎然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爾聞者皆笑之

白景咸傳

吳虔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得休致虔裕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陛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爲笑

吳虔裕傳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正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槌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于地嚙其耳瞰之遂擒歸設父母位具酒肴縛孫居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齧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

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

張繼英傳

牛思進有膂力常以強弩絀于耳以手極前張之令滿又負壁而立令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不動軍中戚異之

牛思進傳

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日卒

孟昶傳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謔諧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爲笑

石中立傳

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

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

聚而爲盜悉黥爲兵

胡旦傳

李顯忠之生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

矢置傍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人以爲異

李顯忠傳

吳僧法海好作惡詩一日萃成帙求予友人郊從事爲序郊書曰

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命爲同東集然師之詩長于

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旣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選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

閑古水泉多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遊之信然在

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

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

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

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悠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洛陽名園記

舅氏慈公遠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惡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爲衆犬所囓憤憤不食而死剝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脉縷真心也不知何緣致此然嘗聞人患石淋者皆旋細石癥塊有刀斧不破者頃嘗見龍頸骨中體皆是白石虎目光落地亦成白石星光氣也落則成石松亦成石蛇蟹蠶皆成石萬物變化不可以一槩斷目耳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頃在寧州真寧縣見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右手抱胸如人手

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北齊記異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髮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讖也遂及禍

南唐新書

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于史也

薦項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尋盡矣至于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薦曰輒有俚談可爲一笑公曰何也薦曰有百靈百利百巧百窮必不取以爲名也蜀公爲之掀髯大笑

師友談記

蘇子瞻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

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
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

以示之

漢溪野錄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堯韃慎勿言
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
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浮休閣日集

溫陵僧圓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脉晚年不按脉望而知之又臨終
五七年隔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予問其
故宥曰以氣色知之苟其血氣同者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
未有隔知亦甚異也

蘆山居士

江南李氏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
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
數十人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

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于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子未幾索入九禁矣

鐵圍山叢談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移頃鬟不至振頗疑其忘之耶久之鬟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云放鬟卽去閣近北有若再捲簾聲者方至北一簾其香燧焯滿室如霧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漫堂隨筆

八舅王彥舟侍郎常隨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廡無瘡馬宮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石渠錄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于湯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釜湯沃之

近事會元

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

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曾公談錄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之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道山清話

野雪鍛排雜說

一卷

宋許景迂

山陰人

今聖節斷屠宰三日人多以爲祝聖好生之意爾嘗觀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秦儒者之所恥道而其制度遺法唐世多遵行之蓋其間亦有人心天理不可滅者存乃知聖節之建非肇始于唐明皇但隋文帝未有節名可記是以揮塵前錄考究爲未盡也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邂逅驛女秦蕩蘭犯謹獨之戒作春光好詞前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疑以傳疑本不足論也僕比見括蒼

所刻沈叡達遼雲巢編中所記獨以爲陶使吳越惑娼女社娘遂作此詞又以求遺猫爲尋逸犬且娼旣得陶詞後還落髮覲仁王院與諸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叡達杭人所聞當不謬院不知何地今城中吳山自有仁王院建於近年非也

東軒筆錄一卷

宋魏

泰

臨漢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之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於鞞緹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緹家弃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帶鞞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旨于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道其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眞宗已生

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圖舅者是也

曹翰以罪責爲主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日當一訪曹翰觀其良善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于是封裹一幅以授內侍收復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幘開視之乃一六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圖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下翰爲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

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而上起草者乎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慄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閔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生也娶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幃簿不肅荆公奏逐魏氏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皇甫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眞宗聖體似

不和遽離宸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收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於翌日奏請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又三條在第三卷內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著作佐郎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仁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浴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其得幸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無異等初特承恩寵者有十家後繼進者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

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之搗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闕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老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

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于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鷓鴣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于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話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大賓阿妹隨類名之僞弄百端

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崔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

爲長人

筋斗裏承恩妹大娘善歌兒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人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報侯大兄晚開有人進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裏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情願擊土袋滅燈既黑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厭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治其事于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女伴爾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娉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卽所娉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官僚者官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

門車馬相逢或奉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爲怪異問
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
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亦不妒他香火卽不
通

蘇五奴妻張四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
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吃糲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
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

羝

類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小石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正平

大定樂

龍飛樂

小石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大石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良調
時製

還京樂

天下樂

正平

同心樂

賀聖朝

南呂宮
薄調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章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紗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篋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正平

醉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宮道調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官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刳家雞

綠頭鴨

下水缸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羞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盃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盃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婆羅門
玉樹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歧
金雀兒	澆水吟	玉搔頭	鸚鵡盃
路逢花	初漏歸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鐘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烟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樂

木笳

看月宮

宮人怨

嘆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王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鶴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醉胡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剗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刺歷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師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玩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駝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一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宵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玩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兒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面自號爲郎中嗜飲醜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于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行入場行歌每一疊傍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

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
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
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人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蹈之者衆何哉志
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
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
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
義也重衽席之娛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
端是無知也心有所愛則覲冒苟得不顧宿諾是弃信也敦諭履
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
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倘謂修小善
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于國則國

敗行之于家則家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
宋武納諫遠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
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
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鑒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北里志 一卷

唐孫

榮

翰林學士
號無爲子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
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者卑屑妓所居也頗爲二曲之所輕其
者皆堂宇深邃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池塘左右
對設小室垂簾茵榻幃幌之類稱是

妓之母多假母也

俗曰娼娼不知其由應以
繼姑息之故也一日娼娼

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成

自幼丐育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
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悞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

而責之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兒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退者悉爲諸

郎將輩掌之或私畜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

多有游惰者于三曲中而爲諸娼所衆俗呼爲妙客即不知其

由所諸妓以出里爲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率

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于其里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于諸妓也有一嫗號袁州婆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畜衣服器用僦賃于三曲中亦有樂人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醵繼燭卽倍之

美奴降真者住于南曲中善談諳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京輻重數十輦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寶扇之極嗜欲于長安覃但聞衆譽美好亦不知其他所由輩潛與美妓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

所購終無難色時有戶部府吏李全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
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逕入曲追美妓至則蓬頭垢面
涕泗交下率簾一覩亟使鑿迴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于他
所楚兒在倡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嘗一日自曲江與
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全版使鄭光業昌圖時爲補袞道與之遇

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
甚冤楚光業遙視之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繞路過其
居偵視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使人持綵箋遺光業詩
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娥眉常碎巨靈掌雞肋那
勝子路拳只擬嚇人傳鐵券份闕王有鐵券免死今則無矣蓋是輩必以此爲許也未應教我踏金
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遽于馬上取筆答曰
大開眼界莫言冤必若遭伊也是緣無計不煩輕偃蹇有門須是

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筆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都未減始知昨日是蒲鞭

鄭舉舉者曲中常與絳真娘互爲席糾孫龍光偃爲狀元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在此家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醜罰錢致詩于狀元曰未識都知而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

曲內以妓之頭角爲都知分管

請妓曲中常例每一席四錢凡燭即倍之新耶更倍其數故謂復分錢

王團兒有假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崔垂休常題記于小潤髀上爲同年李義山所見贈之詩曰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張住住者在南曲少而敏慧隣居有龐佛奴與之同歲甚相悅慕年六七歲私有結髮之約及住住笄年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欲權聘任住蓋求其

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佛奴因寒食爭毬道故逼其窗以問之住住曰我家上巳日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許爲之地是日嫗獨留住住家伴之住住于東墻梯過佛奴以敍平生它日住住謂之曰小鳳非娶我也其旨可知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負我家而辱之乎必爲我計之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與之識至五日因令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既而小鳳以爲得其元甚悅又遣三緡于張氏充謝時小鳳爲平康豪族車服甚盛佛奴備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諭之鄰里譏之終不能絕于佛奴指階前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則了矣平康里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之誑小鳳也隣里或竊知之俄又直曲中王團兒假女小福爲一節鄭九郎掌之而私于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因唱曰張公吃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上舍雄雞失一德南頭小

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微聞其唱其與住住相識者且告以街中之唱是日前佛奴家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辨因拊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曰小福唱上舍雄雞失一德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且不盡喻住住因呼宋嫗使以前言告佛奴視其雞跟遂以絲密纏之置街中召羣小兒共唱其住住之言小鳳出街中觀跛雞又聞改唱深悔向來悞怪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至旦將歸街中人又唱莫將龐大作菽音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鳳當額打更將雞脚用筋纏小鳳聞之甚羞因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邸院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後聘任住爲佛奴之室小鳳家事日蹙後不濟矣

鞏氏後耳目志

一卷

宋鞏 豐

觀雜書

淮南子曰浮空一堊切甫尾體具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巋

然成山中谷極愛此語

師說專記東萊先生之首

僕嘗聞先生古文多叶韻宜何所取先生曰當如柳子厚愚溪對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累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不牽強

先生把孟子在手誦讀徐云此方是大文章也

先生嘗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節史之繩墨

論文

山谷祭溫公文匪天奪之乃公盡瘁蓋反天不愆遺之語王荆公爲葛宗聖墓志始終皆用也字全學醉翁亭記然用之於墓文則新

陸放翁嘗爲序言如國語吳越策等文字高古雖使堯舜禹湯見

之亦必稱美

雜論

修禊序崇山峻嶺漢書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嶺字不从山與嶺同黃睿校真語中云嶺山嶺也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嶺故古但作嶺字

溫陵休齋陳弱翁疑石鼓歌爲非退之作唐人僞爲之云岐周地也平王東徙以賜秦襄自是岐地屬秦今其字是小篆與隸體意者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而不列于秦風蓋史失之以聲求之當作秦聲恨不得其全與知者攻之然則地秦地字秦字聲秦聲爲秦詩何疑程秦之雍錄論石鼓甚詳而掇擊不及此豈或未見休齋詩話耶

孟光舉按齊眉俗直謂几按耳呂少衛語林按乃古盃字謂盃盃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按謂青玉梳耳若此類

者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考識者所晒

裸言

憤世俗之難諧如鼓清廟之瑟未終曲而去

明者見百里而不能自視其一曉智者料萬里而不能自察其五

藏

雖有姦偷不能使犬不吠雖有暴政不能使民不訛

世治則君子富貴焉世亂則小人富貴焉

山林無汙城郭無潔山林曠以泄城郭塊以聚

吉禮莫重于筭音自漢儒已不知其制凶禮莫隆于免而鄭康成

以爲未聞禮之失也多矣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

如風行水如蟲食木自然成文不假瑣飾

蟲之食木無鋒可見蠶之作繭無罅可尋

以不寒爲溫以不飢爲飽以無辱爲榮以無禍爲福人之游世加此足矣

自內視外者明自外視內者暗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節慾

治世之水旱天耗民之飽餘也雖耗而不勝其補亂世之中熟天補民之不足也雖補而不勝其耗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惟知治亂者能知天之意

無私之心如權衡然物之輕重常在外無蔽之心如水鏡然物之妍醜常在平

天無一時可以違人人無一日可以違天

穰歲多病飢年少疾

保恩堂以爲經康語

席間函丈人之有負者多矣食前方丈人之有愧者多矣

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扑之辱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東萊先

生誦之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洞天清祿集

宋趙希鵠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纔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千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螭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滂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闔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予故會萃古琴研古鐘鼎而

次凡十門辨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
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
封趙希鵠序

古琴辨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
數等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
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
處則無之又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
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
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歲久桐腐而
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
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于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于冬

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于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絃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于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于第四絃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材者蓋桐木而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余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而浮而陰必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絨非他物比也

取古材難得過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鍾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近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旣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霅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旣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瀑水之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製琴烏得不

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圓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斷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面已矣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壹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斷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箴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並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

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湖廣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漆湊成之故名之百納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舡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而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莫夜陰雨之際而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而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搯

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縷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摺不入者爲奇其摺得入者蘘疏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悞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曝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太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曝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

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面
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
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疏面堅花桐柔面不堅則梧桐勝于花桐明
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面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無怪乎滿
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櫛
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雖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
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惟須不經取漆面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阮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阮則不直
達過阮寬則復悠揚面出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
廣也面底皆然于阮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
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小大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面以

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于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于龍池鳳沼之絃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唇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予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于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冢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沉閣閣然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于風日處挂晾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大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力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

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絃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市之而去紹興諸賢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絃今已轉徙他處

琴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按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坭扱則與石按無異永州石面按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棗木不可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按較琴聲便可見琴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于前吳自強雲山集云于按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甕瓦于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

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掛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掛時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之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童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于袋上作帶繫豎背肩後則不損然繫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鍾鳴雞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絃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

正午炎熱非惟汗污天氣太燥亦難爲絃若陰涼處無害

彈琴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烟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香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薔薇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闐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洒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映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采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爲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采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辨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未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用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研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而不知新舊坑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新坑于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此無他未曾覩古研其失三也予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研辨惟說端歙二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

不及端歛或強以爲研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子用研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縫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研質不同唐吳淑研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黑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曆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鈍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礮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菘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綠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鋇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鴿鷓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鋇退乏必假磨礪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因未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麓燥眼大爲雄雞眼扣之鏗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之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名潔石出九溪潔溪表淡青裏深

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黃脉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麓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歛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文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極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

微澁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鐵盤場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麓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鼈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于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紋麓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文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麓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則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

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歛也今懸金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並瘳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于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歛二名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綠石研名爲洮者多是滌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滌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墨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

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研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致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皮之屬四角須用絺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皂絹襯尤妙今人于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汗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絁褥正爲是也

古鐘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予嘗見夏琫戈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文款以其刻

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訛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
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成有斧鑿痕則僞也銅
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
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能
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
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纔紅
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
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
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

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
熱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

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兼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或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紋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淺深如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各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

板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于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襍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而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匿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閔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崇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木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之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光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結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有左三字而右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于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

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但可炊一人之食卽古之刁斗
訛刁字爲銚字爾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古鑊斗亦如今
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鑊皆
有柄故皆謂之刁刁無足而鑊有足爾又字書以鑊爲溫器蓋古
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鑊予
所見者正然

予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
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
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
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
亦有象銚釜者凡曰鬲曰匚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
尊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香爐皆以古人宗

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躡足豆香球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面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于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面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欹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鈕于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道州民于舂陵侯冢得一古鏡于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背面皆用水銀卽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面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迺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

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蓋傳嵯縣僧舍治地得磚上有永和字又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石辨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峯嶺嶽嵌之狀可登几按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石亦出多等今列于後

靈壁石出絳州靈壁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菌萐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峰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脉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鑲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桉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麓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衝撞

融州老君洞所出亦起峯麓燥體脆又甚于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麓色不佳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碁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或或用烟薰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

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峰峰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研滴嘉定間越帥用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級正對巖岫間每焚香則烟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嘗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辨

古無研屏或銘硯多鐫于硯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于硯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屏銘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大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區闔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

成山林雲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石雖成紋然景藁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逕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硯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并烏木不宜用鈿花犀皮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盃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跡亦妙

筆格辨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峰聳秀而不俗方可

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用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鑲紙非筆格也

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于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半寸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桉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桉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辨

予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悞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按玩具

白玉或瑾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汗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辨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今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

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迹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于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迹反不提空者此乃揭淳化閣帖贋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于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猶可也至于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率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贋迹又以墨雜朱作偽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跡或用硬黃皆唐人做書非真迹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迹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妓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

易簡

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

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

傅朋

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

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艸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艸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艸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于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于

側掠拏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做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今售墨迹者或云古人真迹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贗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艸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迹字畫

雖不連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中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弃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艸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艸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矣

以紙加碑上貼于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揚然圈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晉人無論已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迹令王著詮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子秘閣

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摺之不汗手唯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曆間禁中火灾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家事卑微而自能鑄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子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虜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親金虜之

所模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卽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模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劉次莊模閣帖于臨江府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適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于長沙兩府劉轅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卽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

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武陵帖亦二十卷雜取諸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者其間唯右軍小字黃庭最妙他帖所無也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跡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迹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握管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迹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寀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

伯思所培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閑刻二王帖于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于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

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
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
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鑄
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
摹亦鑄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
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鑑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
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
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裘裹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迹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
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
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于一士人家用北紙北
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模本
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世間希世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南方者尙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千祿字書妙喜寺
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
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化
度寺碑咄咄逼真

雁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顏失真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媿古人今已重
模失真

予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
熊君之碑若羅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邇亦已石乏工人每因
舊迹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予嘗見南岳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

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贗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歎人實自欺爾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迹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蓋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斷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予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岩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尤工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彩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鸚鵡豔麗之禽動止皆有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

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時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幘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籠並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迹凡有筆迹重濁者皆僞作其于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子潛皆異人厲多作寒林面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面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摺宛轉曲盡過于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幀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麤面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也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始多用蔗段大面輕古人用棗木降真或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木不能作畫

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于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于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視之倡以此壯門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正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黃蘇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研以伺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大夫遇其遇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觀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櫬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降腦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研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掛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然令如二月天氣候掛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迹法帖亦然

古畫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多以此獲罪于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

只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衒誠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迹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知畫爲妙手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脚不澄明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于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于葉下易元吉書于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迹等印或用圓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蘇

武功家則有許圖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官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損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爲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大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初尙有趙千里蕭炤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惟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中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迹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予于道州見所作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

綫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于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然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案上于傍設絹素象其筆而作之繆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汗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是棄之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鑑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鑑賞

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尊榮條正避此病耳由是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尙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說郭卷第十二終